

马伯庸

著

the Dragon and
the Underground

从未翱翔过的龙
于地底深处梦见少年飞过天空

龍与 地下铁

致：
每一颗飞越天际的少年之心



CB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马伯庸 著

龍 与 地下 铁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WENYI PUBLISHING HOUSE

博雅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与地下铁 / 马伯庸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1
ISBN 978-7-5404-7346-4

I. ①龙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32666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小说

龙与地下铁

作 者: 马伯庸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邢越超

特约编辑: 张思北

营销支持: 李 群

封面设计: SilenTide

版权支持: 中联百文

版式设计: 利 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259千字

印 张: 18.5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346-4

定 价: 3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 录

龙与地下铁
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你的幸运日是今天 / 001 | 第九章 | 鲤鱼跃龙门 / 115 |
| 第二章 | “长安地下龙—利人市驿” / 017 | 第十章 | 龙僵尸 / 131 |
| 第三章 | 蜕去鱼鳞化身为龙 / 033 | 第十一章 | 把自由还给我们 / 143 |
| 第四章 | 壶口大瀑布 / 047 | 第十二章 | 大孽龙 / 159 |
| 第五章 | 巨龙的愤怒与火气 / 065 | 第十三章 | 向着怨恨的源头飞去 / 175 |
| 第六章 | 剑修七星阵 / 085 | 第十四章 |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/ 185 |
| 第七章 | 跟巨龙交朋友 / 093 | 尾声 | / 197 |
| 第八章 | 杀了我 / 105 | | |

外 篇

古北口莫入 / 201

考古物理学 / 235

大冲运 / 253



第一章

你的幸运日是今天

哪吒感觉自己快死了。

他现在感觉仿佛有人敲开自己的脑壳，往里扔了十几只蜜蜂，这些蜜蜂随着马车的颠簸在颅骨内来回撞击，发出“嗡嗡”的声音。即使是喝最难喝的蓖麻药汤，也无法和这种感觉相比。

这是他第一次乘这么长时间的马车。这辆四轮马车相当高级，有两排宽敞的枣木软座，车窗边缘雕刻着精美的牡丹花纹，厚厚的吐蕃绒毯铺在楠木地板上，下面还衬着一层弹簧。而马车奔驰的大路是大唐境内最好的沥青官道，据说这个黑皮肤的昆仑奴马车夫曾经为皇帝驾过御车——但对一个十岁的少年来说，这趟旅途仍旧有些太长了。

“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到长安？”哪吒有气无力地第十九次问出这个问题。

母亲正在专心地看一本书。她听到儿子这个问题，把书本合上放回桌上，转过身来，温柔地用两根食指揉了揉他的太阳穴：“还有一个时辰，我们就能看到长安的城门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好吗？”“可是我快要吐了。”哪吒闷闷不乐，他的胃已经开始翻腾。远处的山脉连绵不绝，翠绿色的平原和星星点点的野花丝毫不能让他感到舒服。

“如果实在难受的话，那就扒在车窗上看看天空吧。”母亲建议道。哪吒抿住嘴唇，尽量不让自己呕出来弄脏丝绸桌布。天空他已经看过许多次了，可都没什么用。那是多么枯燥的景色，大部分时间是一成不变的蓝色天空，偶尔有几朵白云飘过，还不如自己的画板色彩丰富。

可哪吒是个听话的孩子，既然母亲这么说了，他就再次把头转到窗口，朝外仰脖望去。从车窗望出去，天空和前几次看并没有什么不同，近处是蓝色，远处还是蓝色，天幕一直延伸到与地平线重合的地方，颜色始终没有什么大的改变，就像是老天爷弄丢了除蓝色以外的所有颜料。

“如果一直待在那样的地方，该是件多么无聊的事情啊。”哪吒一边这么想着，一边漫不经心地扫视着天空。他忽然看到，远处的天空出现了几个小黑点，居然还会动。那应该大雁吧，哪吒猜测，但大雁不会像它们移动得那么快。

好奇心略微冲淡了一点哪吒的眩晕，他扯住母亲的袖子想让她一起去看。可这时候，辕马突然发出一阵嘶鸣，两侧车轮旁的闸瓦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整辆马车陡然停住，车厢里的人都随着惯性朝前倒去。哪吒一头滚到妈妈的怀里，妈妈伸出手臂撑在隔板上，只见桌上的书“啪”地掉落在地。

“嘎吱”一声，昆仑奴车夫从车顶掀开了气窗，语气有些惊慌：“夫人，请抱紧少爷，我们遭到袭击了。”“是什么人？山贼吗？”母亲镇定地问道，表情却显得不可思议，这可是长安城的近畿啊，怎么可能有山贼？“不，比那还可怕。”车夫迅速抄起一张乌黑的劲弩，把弩箭上弦，“是孽龙！”

哪吒在母亲怀里抬起头：“什么是孽龙？”母亲摸摸他的头，把他抱得更紧一些：“孽龙不是生物，也不是死灵，而是天地之间的戾气聚合而成的邪魔。它们的身体是一团漆黑的烟雾，总是化成龙的样子，喜欢在野外袭击人类。”“可我们没有惹它生气呀，为什么会来找我们呢？”哪吒好奇地问，眼睛里闪着光芒。他最喜欢的，就是听这些怪物的故事。母亲正要回答，车夫的声音再度响起：“请您坐稳，我试着甩掉它。”车夫说完后，把气窗关起来，再度让马车跑起来。这次的速度比刚才要快许多。

母亲顾不上回答哪吒的话，她迅速从车厢壁上拽下一条棕色的牛皮带，把哪吒勒在座位上，然后用另外一根牛皮带把自己也勒在座位上，右手紧紧地攥住一把小巧的扳手。马车开始沿着“之”字形路线快速移动，四个厚木轮碾过沥青路面，发出尖锐的摩擦声。车厢剧烈晃动起来，车里的人左右摇摆。车厢外除了密如鼓点的马蹄声和车夫的甩鞭声以外，还多了一种如巨蛇吐芯般的滋滋声，阴沉而清晰，让人的皮肤浮起一层鸡皮疙瘩。

说来奇怪，哪吒这时候反而不觉得晕了，倒有一丝兴奋。他瞪大眼睛，朝着窗外望去，看到在马车的侧面半空中飘浮着一缕长长的黑烟。这烟雾凝聚成一条龙的形状，身子有三四辆马车那么长，像是哪吒第一次写毛笔字时歪歪扭扭的“一”字。这条孽龙似乎发现哪吒在望着它，发出凄厉的叫喊，龙头突然朝车窗撞过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马车陡然加速，堪堪避开撞击。“铿”的一声，车夫手

里的弩机响起，一支精钢弩箭正好射入孽龙的身躯。

黑雾散了散，随即又凝结成龙形。孽龙看起来比刚才还要愤怒，身体上竖起一根根雾气滚滚的尖刺。它摆动身体，再次撞来。马车还没调整好姿态，这一次撞击看起来避无可避。就在龙头的长吻碰触到车壁的一瞬间，整个车厢哗啦一声突然解体，三面厢壁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骤然拔起，一下子从马车底盘上崩开，在半空翻滚了小半圈，重重砸在了孽龙的脑袋上。哪吒只觉得眼前一亮，周围的封闭车厢突然变成了露天，只剩下脚下的地板还在。幸亏母亲和他被牛皮带紧紧束缚在座位上，不然在刚才的撞击中说不定会被甩出去。减轻重量的马车又提升了速度，甩开孽龙一段距离。母亲面色苍白地松开扳手，依旧十分忧虑。这是马车最后的防御，如果孽龙再次追上来，他们就要束手无策了。

这时候，哪吒忽然听到一阵嗡嗡声，他急忙抬起头，看到刚才那几个天空中的小黑点正在迅速接近。他的视力很好，很快就发现那果然不是大雁，而是三架造型威武的飞机。这三架涂成金黄色的飞机都是祥云造型、双层机翼，机头和机翼上分别有三个硕大的螺旋桨高速转动着，发出低沉的嗡嗡声。哪吒注意到，每一架飞机的机身上都画着一只棕羽白翎的雄鹰，雄鹰的嘴里衔着一朵鲜艳的粉牡丹。

“是天策府的空军！”车夫欣喜地叫喊，拼命挥舞手臂。三架飞机注意到了车夫发出的信号，立刻分散开来，降低高度，从不同方向朝马车逼近。三个黑乎乎的牛筋动力副转子从机身上被抛下，这说明他们进入了格斗状态。

这时候孽龙也已经摆脱了那三块厢壁，气势汹汹地朝马车追过来。它已经愤

怒到发狂，如雾的身躯在高速运动下变得细长，几乎在一瞬间就接近了马车。

三架飞机已经降到和孽龙同一水平面，机翼下的连珠弩炮也已绷紧了弦。但孽龙距离马车太近了，天策府的战机生怕会误伤到那对没有任何遮蔽的母子，不敢射击。在迟疑了一下之后，其中两架继续低空跟进，第三架飞机忽然拔高，飞到马车与孽龙上空大约二十丈的高度。

这架飞机的底腹突然开了一个口，从里面撒下大量杏黄色的符纸。这些用朱砂描出古怪篆形的符纸被抛成一条长线，哗啦啦如同雨点一般落在马车和孽龙之间。每一张符纸接触到黑色烟雾都发出滋滋的腐蚀声，让雾气的颜色变淡几分——这是白云观的辟邪道符，对于魑魅魍魉有奇效。

在道符的侵蚀之下，孽龙痛苦地翻滚着身躯，速度却丝毫不减。这时，它身后的两架飞机已经接近，它们冒着相撞的危险，一头扎进孽龙的尾巴与小腹。机头螺旋桨的高速转动撕裂了孽龙的雾身，将其剧烈地吹散，孽龙的后半截霎时就残缺不全。可同一时间，孽龙的大嘴已经一口咬住了马车的尾部。螺旋桨对它造成的伤害反而让它狂性大发，猛地摆动脖子。马车被这一股力量牵扯着，一边的车轮被悬空拽起。车里的母子除了紧紧抓住座椅两侧的把手，毫无办法。

混乱中，孽龙头部竖起的一根雾刺突然伸长，在哪吒身前飞快地划过。牛皮带啪地断裂开来。孽龙猛然一仰脖子，马车被高高抛起，失去束缚的哪吒一下子被甩向天空，不由得发出惊恐的叫声。他的身子经历了短暂的上升，然后开始跌落。哪吒闭上眼睛，耳边传来呼呼的风声，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心想如果当初多吃一块西域的水果糖就好了。在恐惧和慌乱的缝隙里，哪吒却有一点莫名的快

感。这种在半空的失重感，似乎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感觉有点像是——飞翔？一个才学会不久的新词莫名其妙地跃入他的脑海。

这时，一阵轰鸣声飞过耳畔，“咚”的一声，哪吒感觉自己落在了什么上面，身子摔得一阵剧痛。他勉强睁开眼睛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只衔着牡丹的雄鹰，然后发现自己正躺在一架飞机右侧的机翼上。飞机正极力保持着水平姿态，使他不至于从牛皮机翼上滑落。他认出来这是那架抛撒符纸的飞机，是它在千钧一发之际接住了自己。这个飞行员居然在一瞬间插到孽龙和马车之间，准确地用机翼接住他，胆量和技术都相当惊人。

哪吒顾不上疼痛，俯下身子，用两手抓住机翼上的凸起，强烈的气流吹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。这时驾驶舱的舱门被推开，一个戴着飞行头盔的男子探出头来，他的大半张脸都被两片圆圆的护目镜挡住，领口的白围巾飘得很高。

“喂，接住这个。”飞行员抛出一根绳子。哪吒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咬着牙拽住绳子，迎着猛烈的风慢慢从机翼挪向舱门，然后一缩脖子滚进了驾驶舱。

“以后如果有女孩子问起，记得告诉她，你的幸运日是今天。”飞行员爽朗地笑着，拍拍他的头，重新关上舱门。驾驶舱很狭窄，所以哪吒只能像只猫一样蜷缩在飞行员的怀里。他好奇地打量了一下仪表盘，上面的指针与数字让他眼花缭乱，机舱里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蓖麻油味。

“想哭的话记得提前说一声。”飞行员把身体往后挪了挪，尽量腾出点空间。

“爸爸说不能哭。”哪吒倔强地扬起头，尽量让泪水蓄积在眼眶里不流出来。刚才的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，他没顾上害怕。可现在脱险了，一阵一阵的恐惧才袭上心来。

“很好，男人就该如此！”飞行员一边说着，一边让机身偏了偏，从侧舷朝地面望去。地面上，马车已经跑开很远，车夫和母亲全都安然无恙。没了顾虑的两架飞机开始猛烈地用螺旋桨和弩炮攻击，那条孽龙的身躯被打得残缺不全，眼看就要彻底消散了。确认不会有什么危险后，飞行员一拉操纵杆，机头一下子俯冲下去。哪吒毫无心理准备，身体一下子前倾，眼眶就像是一口突然被翻转的井，把好不容易含住的泪水一下子全都倾倒出来，顿时哭了个稀里哗啦。

“喂！不是说好不哭的吗？”飞行员有些手忙脚乱，他腾出一只手掏出一个酒葫芦，在哪吒面前笨拙地晃动，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但哪吒视而不见，继续哭着。“怎么办，小孩子真头疼啊……”无计可施的飞行员自言自语，隔着头盔抓了抓头，然后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贴在哪吒耳边，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说：“对了，想去天上看看吗？这可是难得的机会，天策府的飞机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坐的哟。”

“天上？”哪吒止住了哭泣，“我们不是在天上了吗？”飞行员发出一声不屑的哼声：“差远了！才一百多丈的高度，算什么天空！真正的天空，还要再往上飞很高呢！”

“会和现在不一样吗？”哪吒抬起头好奇地望去，可没看出和周围有什么不同，只是一成不变的湛蓝而已。他的狐疑大概让飞行员很是不满，飞行员一踩踏板，让机头翘起，翅膀下的动力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驱动着飞机朝着更高的地方飞去。

哪吒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力攫住自己，把自己按在机舱里动弹不得，连哭都没法哭。他只得屏住呼吸，咬紧牙关，期待这一切快快结束。可度过最初的不

适应以后，一丝难以言喻的兴奋沁入他的心中。舱外的蓝天似乎颜色变得更深了些，像是飞机坠入深邃的大海，这景象似曾相识，似乎在梦里已经期待了很久。

战机一直爬升到很高的高度，金黄色的蒙皮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。在高明的飞行员的操控下，飞机冲破云层，时而翻滚，时而俯冲。周围的景色急速变化，阳光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各种色彩，与形状各异的云彩构成一个硕大而开阔的万花筒，变幻莫测。

哪吒瞪大了眼睛，兴奋地发出呼喊声。在地面上看起来明明很乏味的天空，当自己置身其间时却充满了惊喜，他没想到，天空居然是这么有趣的地方。整个身体感觉要融化在天蓝色的背景里，和风一起吹得到处都是。

“嘿嘿，怎么样？没骗你吧？”飞行员得意地扭开酒葫芦的盖子，自己喝了一口。“好棒啊！”哪吒由衷地发出赞叹，飞机每一次急速上升或下降，他的心都会猛烈颤抖，全身都酥酥麻麻的，好不惬意。他恨不得多长一对翅膀，跳出机舱自由自在地翱翔。“飞行和酒、女人一样，只要碰过一次就忘不了啦。”飞行员拍了拍仪表盘，又感叹道，“可惜这架武德型的老家伙太笨重了，目前的牛筋发动机只能缠上五万六千多转。据说龙才是飞得最高、最快而且飞得最漂亮的生物。”

“龙？是刚才袭击我们马车的孽龙吗？”哪吒好奇地问。

“不是，那个只是最低等的怨灵罢了，我是说真正的龙。”

“在哪里能看到真正的龙啊？”

“你的问题可真多……你是要去长安吧？很快就会知道了。”飞行员正说着，机舱仪表盘前的一个精致的小铜铃响了起来，节奏十分急促。飞行员听完铃声以后，无奈道：“那些家伙开始催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他正了正护目镜，开始控制飞机重新降下去，这让哪吒同时产生了生理和心理上的失落。飞行员看出了他的情绪，随口问道：“喂，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哪吒。叔叔你呢？”

“叫我哥哥！”飞行员不满地纠正，“我姓沈，叫沈文约，长安天策府第二优秀的飞行校尉。”

“那第一优秀的呢？”

“应该快出生了吧。”飞行员摸了摸下巴，似乎对自己的这个笑话很满意。他歪了歪头，似乎想到什么，语气一下子变得古怪：“等一下，你说你叫哪吒？姓什么？”

“我姓李。”

飞机的机翼颤动了一下，差点一头栽到地面上去。沈文约发出一声近乎呻吟的感叹：“你是李靖大将军的儿子啊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就是说，我没有接到任何命令，就私自把李大将军的儿子带上天去了？难

怪他们催得那么急……”沈文约的声音听起来既自豪又惶恐。

哪吒没理他的喃喃自语，他正恋恋不舍地望着逐渐远去的天空，心里琢磨着什么时候恳求父亲让他再飞一次。这种滋味实在是太美妙了，比荡秋千和骑马好玩一百倍。一会儿，这架武德型战机重新飞回地面。沈文约熟练地控制着飞机在一段笔直的官道上降落，三组起落轮稳稳地轧在地面上，直至整个机身停稳。

此时从长安出发的援军已经赶到现场，几十名威风凛凛的骑兵把那辆残破的马车团团围住，天空中至少有十几架飞机在巡逻。哪吒从飞机上下来，被妈妈扑过来一把紧紧搂在怀里，然后被强行按在一张竹榻上，两名身穿青袍的郎中开始给他检查身体。

沈文约坐在机舱里，两只脚翘在仪表盘上。即使他注意到自己的长官——天策府总管尉迟敬德——走过来，也只是欠起身子，懒洋洋地拱手敬礼。

“沈文约，你好大的胆子。”尉迟敬德的脸色阴沉得如同风暴来临。

“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，那个小家伙就要摔死了。”沈文约回答。

尉迟敬德瞥了机舱一眼，冷哼一声：“具体情况我已经得到了汇报。但你未经许可，擅自带着大将军的亲眷进行高风险的高空飞行，执勤期间还饮酒，这些账我会慢慢跟你算的。”

“慢慢算？”沈文约注意到了这个措辞，眼睛一亮。

尉迟敬德对这个惫懒的家伙实在没办法，无奈说道：“现在，李夫人要当面向救她儿子性命的英雄致谢。”

沈文约一下子缩了回去：“这种亲情场合不适合我，您替我去得了。”

“玉环公主也来了。”尉迟敬德淡淡道。

沈文约一听这名字，立刻跳下飞机：“我去，我去，不然太不给大将军面子了。”他把护目镜和头盔都摘下来，还不忘整了整自己的发髻。尉迟敬德微微叹了口气，他实在是拿这个既顽劣又出色的下属没办法。

原野上的队伍忽然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，从长安方向又有一支骑兵小队飞快地接近这里。这些骑兵个个都是精锐，全身披挂着精金的甲冑，腰间的长剑隐隐泛起锐光。但跟他们所簇拥的那位将军相比，这些骑兵就像是雄狮旁边的狮子狗一样微不足道。这是一位身材极其魁梧的中年男子，脸膛发黑，宽肩方脸，整个人如同一尊威严稳重的宝塔，让人油然而生出“即使面对泰山的崩塌，这个人也一定会岿然不动吧”的感叹。整个长安城，只有大将军李靖才有这等气势。

队伍在他面前分开一条路，李靖一直到李夫人和哪吒身前才翻身下马。他没有伸手抱住哪吒，而是低头问道：“有没有哭？”

“没有。”哪吒回答。他心想，这不算撒谎，面对孽龙确实没哭，我是被沈文约哥哥弄哭的。

李靖对这个答复很满意，然后他伸出大手，轻轻地摸了摸儿子的头。哪吒隐